

儿童文学

名家汇

美文美绘

第二辑

雀儿妈妈和它的孩子

邱勋 著
李思思 绘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雀儿妈妈和它的孩子



邱勋
李思思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雀儿妈妈和它的孩子 / 邱勋著; 李思思绘. — 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 10
(《儿童文学》名家汇·美文美绘. 第2辑)
ISBN 978-7-5148-1866-6

I. ①雀… II. ①邱… ②李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童话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71034 号

QUER MAMA HE TADE HAIZI
(《儿童文学》名家汇·美文美绘. 第2辑)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总策划: 徐德霞

统筹执行: 王 苏

责任编辑: 徐雅菲

插图: 李思思

著 者: 邱 勋

美术编辑: 孙 岳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责任校对: 刘成聪

社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

邮政编码: 100022

总编室: 010-57526071

传 真: 010-57526075

发行部: 010-57526568

网 址: www.ccppg.com.cn

电子邮箱: zbs@ccppg.com.cn

印刷: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mm × 980mm 1/16

印张: 11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
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00 千字

印数: 10000 册

ISBN 978-7-5148-1866-6

定价: 25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526539)

2013年10月《儿童文学》杂志创刊50周年，值此大庆之时，我们隆重启动了这套《儿童文学》名家汇丛书。

这套丛书的第一大亮点是名家汇集。它不仅展示了《儿童文学》这本老刊、名刊雄厚的创作力量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代表了我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的主力阵容，因为鲜有知名作家没在《儿童文学》上发表过作品的。能入此书是作家的一种荣耀。同时，该选题也具有鲜明的资料价值、史料价值。

第二大亮点是作品精粹。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，收入这套丛书的一定是作家的代表作、成名作。它以《儿童文学》上所发作品为主，但不限于《儿童文学》一刊，精选的是作家几十年甚至毕生创作中的精华之作，因此这套丛书也具有收藏价值。

第三大亮点是设计精美。大16开，彩色印制。起用最具创作实力的专业美术团队，采取精美的装帧设计、优良的纸张印刷、图文并茂的版式格局，力争做到最高水准。美图养眼，美文养心！

第四大亮点，这是一项精品工程。《儿童文学》创刊50周年，有五代、千余名作家与本刊结缘，可以入选该套丛书的作家也数以百计。我们不会急功近利、草草行事，而是以百倍的热情、千倍的严谨、万分的心力，用数年的功夫来打造这一精品工程。慢工出细活，我们会追寻当代儿童文学前行的脚步，不断完善，不断积累，为我国儿童文学百花园再添一道亮丽风景。

这项工程在《儿童文学》创刊50周年时启动，我祝愿，下一个50年，它会更加辉煌！

徐德霞



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永远葆有一颗童心。这话听起来很美，做起来却不容易。岁月更迭，日出日落。说不尽惠风和煦，阳光灿烂的日子；但有时有雾霾、泥泞、凄楚和悲怆。作品是作家心灵的诠释和记录。作品中蕴藏着作家的个体基因和生命密码，就像婴儿从母亲身上分离出来，毫无例外地会带着母体的脐血。青少年时期的作品可以轻灵活泼、风清月朗；经历人世沧桑后，笔下则不能不添上几许沉重。进入暮年，铅华落尽，涤净胸中暴戾、浮躁之气，或可回归恬淡。努力保护和保留蛰存心底的一份诗心，一份诚心，点点滴滴赤子之心。果能如此，对于“永远葆有一颗童心”的祈盼，虽不能至，或不远矣。

卯 劬

儿童文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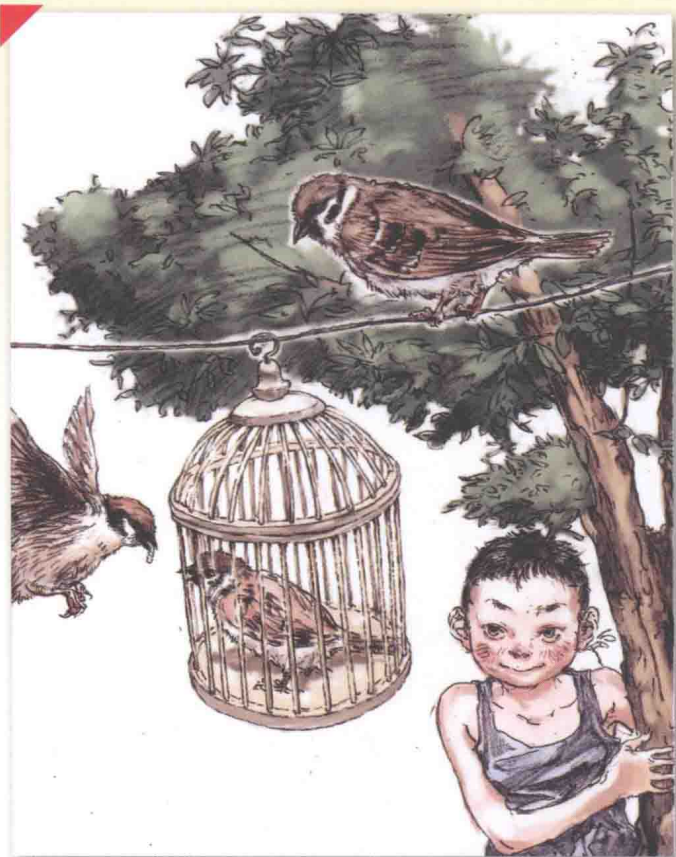
名家汇

美文美绘

第二辑

目录 CONTENTS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001 | 雀儿妈妈和它的孩子 |
| 012 | 换儿姐 |
| 026 | No!No!No! |
| 034 | 三色圆珠笔 |
| 051 | 大春与小春 |
| 065 | 看电视 |
| 073 | 荒泉 |
| 078 | 雪夜 |
| 091 | 瓜妖 |
| 100 | 田螺姐姐 |
| 110 | 铜锣庄 |
| 121 | 呱呱诊所 |
| 124 | 一片羽毛 |
| 132 | 小猴能能的官帽 |
| 139 | 小猴能能的尾巴 |
| 150 | 马戏团的小骆驼 |
| 159 | 绿蚂蚁公园 |



雀儿妈妈和它的孩子

我小的时候很爱养鸟。春天里，布谷鸟在云层中飞过，它高声叫着：“咕咕咕！”我们就尖起嗓子问它：“你吃什么？”那鸟儿就回答：“我吃秫秫（高粱）！”我们就喊：“不给秫秫！”鸟儿立即改了嘴：“我吃碌碡！”碌碡是笕桶般粗，半人来高的青石碾子，小小的鸟儿能咬得动吗？吃得下吗？多么可笑！夏天旱的日子，天蒙蒙亮，就有一种小小的鸟儿在绿树的枝叶间跳动，不断叫着：

“滴滴水儿！滴滴水儿！”奶奶就说：“好啦，该下场透雨啦！”又朝我喊：“小三儿，你可不准惊着它！”我不听，悄悄摸过去，想捉一只回来养着。但这鸟儿特别眼尖，不等我来到跟前，早就“扑棱”一声飞走了！

在鸟儿的世界里，麻雀国是个人丁兴旺的王国。它们在农家的墙缝、茅屋檐下定居，一代代繁衍生息。捉一窝麻雀雏儿养着，对小孩子来说并不困难。

那是个夏天的中午，忙了半天的人们都在树荫下歇晌，村子里静悄悄的。我搬了根碗口粗的长木棍，竖到三拐古家青砖到顶的房山头上。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几个比我更小的拖鼻涕娃儿，也一窝蜂跑来，眼里闪着惊喜的火花，已经明白我要干什么名堂了。

“三叔！”一个豁牙嘴孩子说。平常他总是喊我的奶名儿，这时却显露出

分外的尊敬和亲昵，问，“你，你怎么不扛个梯子？”

“梯子？”另一个顶门上留一撮毛儿盖的孩子屈起手指，在豁牙嘴光脑袋上“啪”地弹了一下。“哼，够得着吗？”又讨好地冲我一笑，“对吧？三哥！”

作为三哥和三叔，我意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地位，心里不由得有一丝得意。

我装着几分威严地说：“好好扶着，掏下来每人一只！”

小把戏们扶住木棍，一个比一个更卖力气。我赤着脚，两手攀住木棍，迅速爬了上去。快到房山墙顶了，我的心口不由得一阵阵“怦怦”跳动起来。墙顶太高还不算，万一有条赤练蛇从墙洞里蹿出来可就糟了。我紧闭着嘴，把脸歪向一边，斜着眼瞅了瞅脑袋旁边那诱人的、神秘的小洞洞。我定下心，屏住一口气，把手轻轻探了进去，指尖立即触到了一团软软的、暖暖的东西。掏出来一看，是一只浑身哆嗦、刚好团翅儿的小雀。我一鼓作气，把几只雀雏儿全都掏了出来。

这时候，头顶传来一阵急促的、惊悸的、愤怒的鸟叫声。一对大老家（成年家雀的俗称），忽高忽低，忽左忽右，在我头顶翻飞鸣叫，扇起的灰土一阵阵扑到我脸上。我不管这些，把掏出的雀儿全部装进口袋，在大老家那悲凄、绝望的哀鸣声中，攀住木棍，“哧溜”一下滑到地面上。

雀雏儿一共四只。我挑了最好的一只。按照我们的标准，根据家雀儿头顶羽毛的颜色，分为枣木头、柞木头、桑木头、榆木头几种规格。最名贵的是枣木头，雀儿头顶的绒毛呈枣红色，光亮润泽，如同披着一方朱红彩缎。其余的，等而下之，有的是褐红色，有的是土黄色，有的是灰白色。我挑了一只枣木头，而且它准是这一家最大的儿子：不光个头大，翎毛长，而且模样也格外俊气。剩下的，按照扶木棍时的贡献大小和在孩子群中的地位高低，逐级分给那些前来帮忙的小伙伴们。



雀儿分到了手，他们有的捧在乌黑的小手里，有的用那肥大的老式裤腰包起来，松松地绌个疙瘩掖住，把小雀儿藏到肚脐下面，便一个个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

那两只大老家一直紧追不舍，在我们头顶翻飞鸣叫。其中一只像块石子一样扔下来，差点儿碰着豁牙嘴的脑袋，却又慌乱地惊叫一声，打着跟头翻飞开去。那声音，那神态，活像一个喝醉酒的疯汉，显然是急火攻心，神志错乱了。

回家以后，我找出用高粱挺秆儿扎的鸟笼子，把雀儿放了进去。为了防止花猫的袭击，我把笼子高高地挂到院里晒衣服的长铁丝上。我擦了一把汗，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，咕咚灌下去，便连忙到村外捉蚂蚱去了。

起晌的时候，我提着一串蚂蚱回来。院子里静悄悄的。一进院门，只见笼子旁边的铁丝上站着两只大老家。它们捻开翎毛，勾着头，木呆呆地望着笼子里的小雀儿，一副凄然而又茫然的神态，一动不动。

听到动静，它们这才好像从梦中醒来，叽叽喳喳叫着，一起飞走了。

小雀儿偎在笼子一角，大喘着粗气，肚子一鼓一鼓的。我把蚂蚱掐了翅，从笼子缝递进去；小雀儿连看也不看，理也不理。但我并不着慌。我知道，雀雏儿气性不大，等它饿急了，就会乖乖地听我摆布了。

真个，第二天，小雀儿就服服帖帖吃食了。它的饭量很大。只要我挑逗地摆动着手里的蚂蚱，嘴里“啧啧”喊几声，它就会喳喳叫着，张开那鹅黄色的大嘴。它扑棱着翅膀，蠕动着脖子，有时连整只的蚂蚱也能吞下去。

小伙伴们分到的雀儿，有的也放在小笼子里，有的就藏在一只小布口袋里。豁牙嘴用根细麻绳拴住雀儿一条腿，在街上拖着走。后来又在绳子的末端拴个铁盒盖，让雀儿拉马车。还不到三天，他们分去的那三只麻雀，拉马车的那

只死在沉重的轭套里；另一只被花猫偷去当了点心。还有个小馋鬼，他玩腻了，就把小雀儿扔进摊煎饼的热灰里烧了烧，美美地大嚼了一顿。

我那只却长得出奇地好。它的翎毛油光水滑，嘴角的奶黄色已渐褪尽，出落得更加俊气了。但是，它的饭量却突然变小，有时候，我拿最肥的蚂蚱给它，它连睬都不睬。后来，我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。

原来，自从那三只小雀相继死掉以后，两只大老家来得更勤了。它们不再只是叽叽喳喳乱叫，却趁院里没人的时候，叼了蚂蚱和小虫来，从鸟笼缝里，去喂它们这唯一活下来的孩子。有时母亲自个儿来，有时夫妻双双一道来。一道来的时候，总是那父亲凭高而立，担当警卫；那母亲就叼了小虫，口对口给孩子喂食。

“送上门来了，看我不捉住你！”我心里想。有一天，我偷偷藏在石榴树后面，趁母雀正在喂食，突然从树后蹿出来，一个虎跃向它扑去。公雀最早发现了我，叽叽喳喳惊叫着；那母雀连忙一抖翅膀，从我手边逃走了。

这天下午，雀儿夫妻俩似乎发生了意见分歧。我不懂鸟类的语言，不能讲述它们争论的内容。但那分歧似乎相当激烈，先是叽叽喳喳相互乱叫，后来竟然厮打成一团，在屋檐上下翻飞滚跌，一根根翎毛从半空飘落下来。最后那只公雀仓皇逃走，只剩母雀孤独地站在树枝上，凄楚地用嘴巴梳理着被啄乱了的翎毛。过了不久，它又疲累地振翅飞去，不一霎就又叼了一只蚂蚱回来。

此后那公雀似乎再也没有来过。那母雀却风雨无阻，固执地、默默地天天飞来喂食。

我的决心更大了：一定要把这只大老家也捉住！把它们娘儿俩一起养到笼子里，那该有多好！



它们娘俩隔着笼子吃食的时候，嘴对着嘴，不断扑棱着翅膀，好一份亲昵劲儿！好几次，我发现母雀用小小的尖嘴去啄打那细细的挺秆儿。它一定恨那笼子，

隔开它们娘儿俩，使它不能亲近自己的儿子，使它不能用自己那柔软的翅膀，轻轻抚摸儿子那圆圆的、美丽的、枣红色的小脑袋！

我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！

这一天，我把笼子移到了靠近北窗的一端。又把笼顶的笼门敞开，却找来一条细麻绳，一头拴住笼门，另一头穿过窗棂，引进屋内。

我跪在窗前的炕席上，手里握紧麻绳头，从舐开的窗纸破洞里，瞪大眼睛张望着，一声不响，静静地等待着好运的到来。

那只大老家又叨着一只蚂蚱来了。它立即发现了敞开的笼门，惊异地喳喳





叫着，在鸟笼顶上盘旋翻飞。后来，它歇下来，停在笼子上面的枣枝上；过了一阵，又从枣枝上飞到铁丝上；张望了一阵，这才鼓足勇气跳到了鸟笼上。它站在那不断摇动的笼门上，仄起头向笼内望着，两只脚前跃后挪，可总不敢跳下去。这时候，母鸡碰翻了鸡食盆，发出“哗啦”一声响，那大老家立即弹起来，“扑棱”一声飞走了。

我心里狠狠地骂着母鸡，失望地叹了一口气。

不一会儿，那只大老家又飞回来了。这一回，它停在铁丝上，静静地看了半天。它看到了那从笼门上扯出来，一直扯向窗内的麻绳，而且似乎意识到了这绳子对它的威胁，便一翅子飞下来，用那小小的硬喙去啄那根麻绳。绳子滚来跳去，像一条跳动的小蛇，怎么也啄不断。这时候，院外树梢上传来一阵急骤的、拖长的蝉鸣，准是一只倒霉的青蝉被哪个调皮孩子用面筋粘住了。那大老家一阵惊悸，“扑棱”一声又一次飞走了。

我生气地骂着青蝉，骂着那个捉蝉的孩子，失望地又叹了口气。

过了一霎，那大老家第三次飞回来了。它一直飞到鸟笼上，停了下来，它冷淡地望望那条麻绳，没有再去啄它，只是低下头，望着关在笼里的儿子。那小雀儿看到母亲，焦躁地跃动着两腿，欣喜地扇动着翅膀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最后，那大老家终于下定决心，哪里也不再看，以极快的速度跳进了鸟笼。

在这同一秒钟，我用力一扯麻绳，“吧嗒”一声扣紧了笼门。

我把细麻绳在窗棂上拴紧，几步冲出房门，来到了铁丝跟前。我爬上一条凳子，抓住鸟笼，用块小竹片，飞快地把笼门闩紧了。

我提着鸟笼走到街上，得意扬扬，让遇上的每个人都来饱饱眼福，分享我

那按捺不住的快乐。连后街大嫂怀里那不满三个月的娃儿，前街小胡同双目失明的七婶婶，我都把笼子伸过去，让她们看一看、嗅一嗅、摸一摸。东邻小叔那驯熟了的燕儿，三拐古家的大群飞鸽，现在都算不了稀罕啦！还有天上那又吃秫秫又吃碌碡的布谷鸟，树丛枝叶间那专管下雨却又未必灵验的“滴滴水儿”，以至我从未见过并不认识的画眉、百灵等一切鸟儿中间的显贵角色，现在，哈！都比不上我这一对麻雀！

那只大老家可真逗！它是一只不打折扣的枣木头。毛色纯净，而且它一定是麻雀王国的体操健将兼歌舞艺术家。你看它在笼子里奔突跳跃，闪展腾挪，真令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！

“它碰笼子哩！”东邻小叔说，“放了吧，养不活的！”

小叔在养鸟方面是个全村称道的权威，历来受到我真诚的崇拜。但这一次我可实在很不佩服。

“嘿，眼热啦！”我想。

当然，第一天，它不吃食儿，但我并不发愁。我想，等它肚子饿了，就会像它儿子一样，乖乖地听我摆布了。

这一夜我做了许多好梦。天刚亮，就一骨碌爬起来，一边“啧啧”呼唤着，一边高兴地跑到了鸟笼跟前。

可是，当我揉开惺忪的双眼，抬头一看，天爷爷，就好比一桶凉水兜头浇下，立即手脚冰凉，呆住啦！

鸟笼一侧被撞开一个小洞，小雀儿不见了。那只大老家躺在笼底，僵直地伸开两条腿，死了。



笼子已经用了三四年，风吹雨打，挺杆儿是有些不结实了。可我怎么也想不透，这只小小的雀儿，怎么能把它弄开呢？我摘下笼子，仔细看了看，只见那根碰折了的挺杆儿，席篾子被啄去几小块，上面带着几点血印。再看那大老家，它的嘴角上、爪子上、头顶上都沾着一片片凝固了的血迹。显然，在我睡觉的时候，这里曾进行过一场殊死的攻坚战。那位流血牺牲的母亲，经历了一场神圣的攻坚战之后，身上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，就那么静静地躺在被它撞开的缺口旁边，一动也不动了。

我在院子里找了半天，哪里也没有那只小雀儿的影子。

我抬头望望屋顶、树梢和广漠的天空。我知道这只小雀已经长全了翎毛，一两天内就可以飞了。那么，它飞到哪里去了呢？枣枝上一群麻雀飞过来，七嘴八舌吵嚷着、叽叽喳喳嬉闹着——这里面有没有那只惊魂未定的小小枣木头呢？几只麻雀叼着草棒树叶钻进檐下的墙缝里，忙忙碌碌地组织家庭，准备生儿育女了——这里面有没有让母亲用鲜血和生命解救出来的那位儿子呢？

“小小个雀儿，能耐不小呢！”小叔望着鸟笼被撞开的缺口说。

“你这个祸害，造孽啊！”奶奶用拐杖气狠狠地指着我说，又望望躺在笼里的大老家，叹了口气，“嗨，万物一理，为儿为女啊！”

我木呆呆地站着，说不出话来。我从笼里拿出那只已变得浑身冰凉的母雀来，缓缓地走出了大门。

我的脚下悠悠忽忽，像一步步踩在棉花堆上。心里一时空荡荡的，耳边响着奶奶和东邻小叔的话：

“小小个雀儿，能耐不小呢！”

“嗨，万物一理，为儿为女啊！”